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001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淺釋，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 宣公上人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，講述於美國金山聖寺，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大方廣佛華嚴經，唐清涼山沙門澄觀撰述序。

今天，這一天，是很重要的一天，為什麼說重要呢？這是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開始講說的第一品。在其它的國家，或者有人講這一部經；那麼在西方的國家，相信這是頭一次。因為是頭一次，值得我們一般人來紀念，所以是很重要。

本來講這個華嚴經，是要先呢，要講這個經的名字，現在我們先講這個經的「序」。因為這一篇序，所說的，就包括了華嚴經的道理，先把這一篇序文，講解之後，華嚴經的大概的意思就會明白了。

這一篇序，是誰作的呢？是這個華嚴菩薩，澄觀法師他作的！沒講這個序之前，先講一講這位啊，作序的法師。這位法師，身高九尺，有九尺那麼高，眼睛呢，它有重瞳，重瞳啊，就是兩個眼仁，兩個這個眼睛的這個仁，眼珠子。白天呢，看著他不怎麼樣，和普通人是一樣；但是晚間看見他這個眼睛就有光，有一種光明，射出來。

他呀，雙手過膝，兩個手啊，長的過這個膝蓋，很長的。你們注意一下，凡是這兩個手很長的，過他膝蓋這樣人呢，就都主於大貴，這是啊，一種奇特的相。那麼他有四十顆牙，我們普通的人呢，都是有三十二個，三十四個，或者三十六個，啊，或者三十八個牙齒；他呢，是有四十個牙齒。佛呀，也是四十個牙齒；那麼這位法師啊，也有四十個牙齒。他呢，讀書非常讀的快，七行俱下，蔗各他這麼一看呢，就可以看這個，你看一行的時間，他就可以看七行，聰明到絕頂這位法師。

為什麼說他是華嚴菩薩呢？他作一部華嚴疏鈔，專講這個華嚴經的。等到他圓寂之後，有一各阿羅漢，在這個中國，和啊，印度的交界處，就見著啊，在虛空裏頭有兩各菩薩，很年輕的菩薩，在虛空裏呀，走。這個阿羅漢他也有神通啊，他就用神通叫他們兩個這兩位青衣的童子啊，也就是啊，年輕的菩薩，不能走了！

他就問這兩位很年輕的菩薩，他說，你們幹什麼去啊？到中國幹什麼去？
這兩位說是，啊，我們到中國五臺山，去請這個華嚴菩薩的牙齒，回到啊，
我們的國土裏去供養。這個阿羅漢一聽，說，啊，這樣子，這樣子可以，
你們可以去了，就去。

具這位羅漢也到五臺山，就對著一般人講，說他見到怎麼怎麼樣一個境界！那麼這時候啊，一般人就把這個清涼國師的這個棺呢，就給打開了；
打開看看，果然兩個牙齒沒有了，這兩個牙齒，這有菩薩請去啊，供養，
供養華嚴菩薩的這個牙齒。所以呢，一般的佛教裏邊的人，都知道啊，這位澄觀法師，是華嚴菩薩的化身！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2

那麼這一篇序，是華嚴菩薩所作的序文，當然是啊，是最好了，所以在沒講華嚴經之前呢，要先講一講這個序文。這個序文呢，他說了，說什麼呢？

他說，往復無際，動靜一源，含眾妙而有餘，超言思而迴出者，其唯法界歟。

「往」：啊，就是去；又是啊，起，升起；又是一個動，又是一個變。所謂：「**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**」，你若至誠了，才能化；不至誠，就不能化。這個「復」：復呢，就是來，也就是一個滅，也就是個靜。這是說，「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」，動也就是靜，靜也就是動，這動靜一爐。所以才說「無際」：無際，就是沒有痕跡，沒有一個道路。

也就是啊，「**口欲言而辭喪**」，口裏想說話，可是這個言辭喪亡了，沒有法子說的出來；「**心欲緣而慮亡**」，心裏呀，想要攀緣一攀緣，可是沒有法子能攀緣，你就想攀緣也不可以；而慮亡，這種的思慮啊，都沒有了。

所謂：「**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**」，這是個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這華嚴經的這個「用大」，它的用大，表示啊，華嚴經啊，這種利用是大的。所以說往復無際，往而未往，復而未復，往復不二，沒有兩個；往，是從復那來的；復，也是從往那來的；所以往復無際，沒有一個道路。

啊，這個好像啊，鳥行空，也沒有痕跡，這個小鳥在空中啊，走來走去的，沒有一個路；你說，你找一找，那個鳥在空中飛那條路，啊，找不著的！

「如刀斬水水無痕」，好像用把刀啊，斬那個水似的，你斬了一刀，等一

等它沒有痕跡了，沒有了。

說是這樣說，可是那個鳥啊，在空裏邊牠飛過去，並不是沒有路，有一條路，在那個地方。那鳥，飛過去呀，那條路啊，要過二十四個鐘頭，二十四個鐘頭，那個路才沒有了，過一天一宿的時間，在空中啊，才沒有路！不過我們肉眼不知道，看不見那條路。

就是現在雖然說有愛克斯光鏡，又有顯微鏡，也啊，看不見；只有啊，這個你要得到五眼了，一看，哦，那個地方頭先是小鳥在那地方飛過去了，所以那個地方啊，那個微塵都沒有，啊，真空了。

用這個刀斬水，水雖然說啊，沒有痕跡，沒有痕；可是在這個天眼看呢，啊，那個刀，刀的痕呢，也是要過了二十四個鐘頭，啊，這個在水裏呀，這個刀的傷啊，才長好，長好了。哼！說那個刀砍水，水也受傷嗎？為什麼你就說水不受傷呢？我們人，砍到人身上，人就出血；砍到水裏邊，水就透風了，那水裏就有一股風，在那個水裏頭。

不過這個呢，不是現在科學所能研究出來的，啊，或者過一千年以後，或者過兩千年以後，這科學啊，有這種的證明了。那麼現在我這麼說啊，我

相信很少人相信的；啊，那麼但是啊，也有很多人相信，為什麼呢？他將來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相信。這是往復無際，是用大。

「動靜一源」：這是個「體大」，動的根源也是在這，靜的根源也是在這；這個本體，根本沒有一個動靜。動靜，這是啊，就有所變；就是方才我說，動則變，一動就會變，像那個周易呀，八八六十四卦，你這麼一搖它，它若不動呢，是那個本卦；若一動，變成啊，其它的卦了。這個動靜的本體是一個的，動的根本就是靜，靜的根本也就是動，它們兩個是啊，二而不二；雖然說是兩個，本來是一個，是一個源頭。

啊，那麼再舉一個很淺的例子，給你們大家聽一聽，你就啊，明白這個動靜。這個動靜的本體，就譬如母親，生出兩個兒子，一個叫動的，一個叫靜的；這個阿靜，也叫他媽媽叫媽媽；阿動，也叫他媽媽叫媽媽，所以呀，這就是一體，一體而生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3

在這個老子說，說這個道啊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；清者，就是濁之源；他沒說這個清濁，是一源，他說清者是濁之源；動者靜之基，他說這個動

啊，就是靜的一個基礎。他說，人能常清靜啊，人若常常能以清靜，天地悉皆歸，說天地呀，都是我這了，都歸回來我自己這來。

他就說，他說，天清地濁，天就是清，地就是一個污濁的；**天動地靜**，說天呢，是個動的，地是個靜的。其實啊，現在科學啊，發明說是啊，地是個動，天是個靜；但是這個動靜，不是啊，科學所謂的動靜，這個**動靜是說它的本體**。你看著這個地，科學證明說是地動；實際上啊，天也動；你看是啊，**天是不動的，其實它也動；地是動的，其實它也不動**。所以這種的道理，不是凡夫用這個文字啊，語言呢，可以能說的明白。

他說，男動女靜，男清女濁，男人呢，就是清淨的，女人呢，就是污濁的；男人就是動的，女人就是靜的。有的人就說，說這種道理我不相信，男人呢，才是污濁的，女人才乾淨呢，啊，女人天天呢，啊，又擦胭，又抹粉，啊，把面上啊，啊，裝飾的不知多乾淨。為什麼她要裝飾它？要是不污濁，為什麼要裝飾？好像這個地，要沒有塵土，你掃它做什麼？你想掃地，就因為它骯髒，有塵土。為什麼你要做一個假面具？就因為啊，自己知道啊，是污濁。

那麼現在有一些個明星，更做假面具；啊，把鼻子也換了，把這個面孔也

裝成假的，鼻子也做了假，面孔用這個美容塑，啊，本來老的像這個雞皮鶴髮了，那個面皮呀，像那個雞皮一樣，那個頭髮像白鶴那個那麼白；但是她用一種，啊，東西，把頭髮又染黑了；把這個美容嘛，又把這個肉拿出去一點，或者是啊，再加上一點，把這個皮膚，弄得它光光的，但是啊，看的雖然是好看呢，裏邊可很痛苦的！所以呀，這個老子啊，在幾千年以前就知道啊，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就直接說了，說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

我們這不管它動靜啊，還是清濁，我們現在啊，是講的動靜一源，這個清到極點就濁了，濁到極點又清了，所以沒有什麼分別，都是一個根源，一個源頭來的；動到極點又該靜，靜到極點又該動。

說這個道理，我始終不明白？很容易我叫你明白，我這個方便法很多，真實法就很少，哈！什麼方便法呢？你白天沒有睡覺，是不是，要做工，這就是個動嘛！你晚間就要睡覺，不做工，這就是個靜嘛！你靜到極點，你不能說，啊，我天天睡覺不做工，不可以的；你也不能說，我天天這個做工，不睡覺，這也不可以的。所以這個動靜，動不離靜，靜不離動，動靜一源，這是個體，這是啊，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的體，它體大；體大，所以呀，啊，把動靜都包括了。

「含眾妙而有餘」：這個眾妙，就不是啊，一種妙；含，就是包含，含藏；含藏著眾妙，這個不是一種的妙；而有餘，雖然說眾妙啊，就是很多的妙啊，但是還有餘，還有多餘出來的，這是啊，這個相大。

往復無際，就是用大；動靜一源，那個體大；這個呢，含眾妙而有餘，就是相大；這是體、相、用三大。在這個華嚴經的體也大、相也大、用也大，這三句的序文，就說明了這個三大。

這個妙，本來是啊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叫妙。那麼現在是眾妙，這個眾妙啊，這是清涼國師，也就是這位啊，華嚴菩薩，澄觀大師。他呀，用這個道教的名詞，來呀，顯示佛法的道理。這個眾妙啊，是道德經上的。

這個道德經一開始就說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；有名是萬物之母；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；常有欲以觀其徼(ㄍㄨㄠˋ)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它是從這來的。

那麼這個名詞是一樣，可是這個意義呀，不一樣；這是啊，含眾妙而有餘；它那個眾妙之門呢，就沒有餘了；這還有餘，有餘就還有多的。這個華嚴經，含眾妙而有餘，所以和這個道德經啊，這個意思不同的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4

清涼國師，這一位大菩薩！啊，真是不可思議，這個境界不可思議。他呀，做七個皇帝的門師，那麼九個皇帝呀，都封他做國師。為什麼他能這樣子呢？因為他修行啊，是認真修行，絲毫也不馬的虎，啊，不是像一般人，口說修行，啊，身不修行，口是心非，口裏呀，說的很對；心裏呀，就完全都不是的。他在出家之後，和沒出家之前，發過願，以**十事自勵**，用十種的事情來勉勵他自己。

這十種的事情，這是很要緊的，我們每一個出家人呢，都應該呀，知道這十種事。現在我念給你們聽一聽，

第一，他是啊，體不捐沙門之表。第二，心不違如來之制，對不對？這第二。第三，是坐不背法界之經。第四，性不染情礙之境。第五，足不履尼寺之塵。六，身不觸居士之榻。七，目不視非儀之緣。八，口不味過午之餚。九，手不釋圓明之珠。十，宿不離衣鉢之側。這十種，是不是有十個了，哎。

我再來給你們略略的解釋一下，「體不捐沙門之表」，他呀，這個身體，什麼時候都啊，穿著袍，搭著衣呀，很鄭重其事的，像一個比丘的樣子，這是啊，體不捐沙門之表；這個表啊，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「心不違如來之制」，他的心呢，佛所說的規矩，他一定要遵守的，不違背；遵守佛所說的這一切的戒律。好像果立說，他要出家一定要研究戒律，這是要緊的，也研究戒律。

「坐不背法界之經」，他坐著，有這華嚴經的地方，他一定要對著這個華嚴經來坐，不啊，這個背呀，不對著這個華嚴經來坐，這叫法界之經，坐不背法界之經，不違背，就是不用這個脊背呀，對著這個經典來坐。你們各位聽聽，啊，人家這種的願力，不背著這個經來坐，不要說佛，就是這個經他都不，有這個經的地方，他就對著這個經坐，不會呀，那個背後對著這個經，這叫坐不背法界之經。

「性不染情礙之境」，(這個情，就是啊，愛情的這個情；這個礙呢，是障礙的礙，不是啊，你們講的那個情情愛愛的愛，這是障礙的礙)。這對於情有障礙的，這種的境界，他不染；不染呢，就是不著住到這個上，啊，不著住到這個上，這是第四個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5

第五個，啊，就不太公道了，但是他也一樣發這個願，他發這個願呢，比丘尼很不高興的，但是他還照常發。什麼呢？他說，「足不履尼寺之塵」：他的這個腳啊，不到那個尼僧的，那個寺院的那個門口，那個土，那個塵土啊，他都不踩，足不履尼寺之塵，尼，就是比丘尼；比丘尼，單單住有比丘尼的廟，有庵，就是尼姑庵。他不走到這個，就連門口那個塵土他都不踩的。

這個就是意思怎麼樣？就是不到比丘尼的廟上去他，他不到比丘尼的廟上去。你們想一想，啊，這要是你們美國人想，唉，這簡直神經病！這又有什麼意思呢？走到比丘尼的廟上又有什麼不好呢？我一天跑一百趟，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的。這個清涼國師太清涼了他，哼！涼的太厲害了，一點都沒有熱情，對不對啊，果威？啊，因為他太過清涼了，所以呀，就一點呢，情感也沒有，沒有什麼情感。

「身不觸居士之榻」，不要說在在家人的地方住啊，連那個，他連那個在家居士的睡那個床啊，他都不觸；不觸，就是不touch，no touch，不接觸。

你想想，你夠這個資格不夠啊？哈哈，怎麼樣啊？哈哈！啊，這是第六了。

第七呢，「目不視非儀之緣」：這個眼睛啊，好像那有作戲的，或者跳舞的，或者呀，那個唱唱，在那個地方蹦蹦跳跳，好像他們那種怪物，妖怪，在街上跳跳，蹦蹦跳跳的，他不看的，眼睛目不視非儀，非儀，就是不合乎威儀的，就是不合乎禮儀的；之緣，這種的因緣他不看的。好像在街上看見那個怪物，他不看，目不視非儀之緣，啊，目不視非儀之緣。

「舌不味過午之餽」：口裏呀，不要說吃啊，過了午，不要說吃東西呀，就嚐一嚐，哦，它什麼味道都不嚐的。口不味過午之餽，過了午啊，他就不嚐東西了，不吃東西了，連嚐一嚐，說，哦，這個東西什麼滋味？我試一點點，都不試的，不要說吃。想出家，那麼容易的，哈，放不下，你就不要出家！你看看人家高僧所行所做，都是什麼樣子。

口不味過午之餽，這個餽啊，就是吃的菜呀、飯呢；餽饌，餽饌就是吃的東西；甚至於不要說這個菜飯呢，甚至於連一個水果都不吃的。口不味過午之餽，這個餽它包括這個水果，什麼都包括在內。那麼修行持戒律，是要啊，很嚴厲的。但是，說是師父許可我們晚間吃個蘋果，或者橘子啊，

或者是什麼水果之類的，這許可的！不錯。如果不許可呀，就因為你做不到，所以呀，勉勉強強，開這麼一個方便法，說可以的。

那麼等到時候啊，你真要想修行了，就連水果都不可以吃：過午不飲漿，牛奶都不喝的，但是我們現在還都沒有這麼嚴，這麼嚴謹。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，你們要是餓的話，也可以喝點牛奶，不要偷著吃東西，你聽見沒有啊，哎，要依教奉行啊，不要聽了不注意，這是第八。

第九呢，「手不釋圓明之珠」，他手裡呀，總拿這個念珠，這麼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念佛！手不釋圓明之珠。

「宿不離衣鉢之側」：他呀，睡覺的時候他的衣鉢啊，總要放到他旁邊，放到他旁邊，保護他這個衣鉢。

這是他以這個十種的事，來自己勉勵自己，沒有師父教他的；沒有說那個師說，你要持午啊，啊，你啊，坐不要背著這個經坐，都是他自己立出來的條件，不是師父教。所以他經過九個皇帝，但是七個皇帝呀，都拜他做師父。

這九個皇帝都是誰呢？在唐朝裏頭，第一個就是玄宗，唐玄宗，玄妙的玄。第二個呢，就是唐肅宗，(肅啊，就是很嚴肅的，肅恭裁法，嚴整威儀，肅恭裁法那個肅，肅宗)。第三個呢，叫代宗，唐代宗。第四個呢，是唐德宗。第五個，是唐順宗。第六個，是唐憲宗。第七個，是唐穆宗。第八個，是唐敬宗。第九個，是唐文宗。這個由這個代宗以後，都是拜這位啊，清涼國師做這個國師的。

為什麼他叫清涼國師呢？當時啊，他住在五臺山，五臺山呢，又叫清涼山，他給這皇帝說法，皇帝說，喔，你真是令我得到清涼囉！我現在真是好囉！真是得到自在清涼了，所以就賜號給他說，以後啊，就稱這個澄觀法師叫清涼國師！不稱他的名字，不叫他的名字。又叫教授和尚！他是啊，這個皇帝的教授和尚，常常給皇帝講經說法。你看他一個人，有九個皇帝，他看見七個皇帝都拜他做師父，如果他要沒有道德，怎麼會有這樣的感應。

所以他的學問特別好，他是讀的書啊，很多很多的，所有的出家人的這個書，在家人這個書，啊，佛教的、道教的、儒教的，他對易經啊，也特別特別也有研究。所以這位清涼國師，有這十種的事，天天呢，他自己勉勵自己。所以他一生，就沒有到過比丘尼的廟上去過，所以很多比丘尼呀，也都不去親近他，他不來算了，我們也不去。

「超言思而迴出者，其唯法界歟」：超，就是超越，也就是超過去。超過去什麼呢？超過去言，言，就是言語；思，思就是思想。就是，說也說不出來，想也想不到，這種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議；這不可思議，所以叫而迴出；迴啊，當「遠」字講；(啊，遠盡的遠)。怎麼遠呢？它超出這個言思，超出這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就很遠了，也就是啊，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。這種境界是什麼呢？啊，其唯法界歟，就是叫做法界；其唯，唯呀，就是唯獨，唯獨啊，就是法界。

法界：有事法界、有理化法界、有事理法界、有事理無礙法界，這四種法界。

所以佛才說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

這個法界，有十種法界。這十法界，又分開呀，有四聖法界，有六凡法界；這四聖六凡法界，歸納回來，不出你我現前這一念的心性，這一念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不離一念。

十法界，就是地獄法界、畜生法界、餓鬼法界、這叫三惡道；修羅法界、人法界、天法界，這叫三善道。為什麼就會墮地獄？因為你做墮地獄的事

情。譬如你殺人呢，放火呀，擾亂社會的治安呢，令這個社會，人人都受到災害，這就啊，會墮地獄的。這個墮地獄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啊，就從貪心那墮的。啊，你貪心呢，就會墮地獄；你瞋心呢，就會轉餓鬼。

這個「地獄」，說有十八種地獄，大的有十八種，小的有五百，其次呢，又有千萬那麼多地獄。這個地獄啊，不是預先呢，造成了，在那預備好了，等你去墮那個地獄，不是的。怎麼樣呢？是由你的這個業感所現。你造這個地獄的業，就現出一個地獄來；這個地獄現到什麼地方？現到你的心裏。

你在生的時候，啊，你不快樂，很呢，憂愁的，你常常的哭，所謂：哭一哭，地獄就有個黑屋子，就有個小黑屋，哭一哭地獄有個黑屋，那個小黑屋，就是啊，很黑很黑的在那個地方，沒有光明，但是還受苦。啊，你沒有光明，你在這個小黑屋子裏頭啊，甚至什麼也看不見呢，啊，旁邊就來一把刀，就把你身上啊，刺破了，出血了，啊，痛的不得了，痛的要死；等痛死了，然後啊，很奇怪的，就有一種風，這風啊，一吹，啊，你又活了，這叫巧風！這地獄。

「惡鬼」呢，就是你盡歡喜發脾氣，瞋心重，就轉惡鬼，就去做惡鬼去。

那個惡鬼呀，就很大的脾氣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他都要發脾氣；所以願意發脾氣就會轉惡鬼。這惡鬼是怎麼樣做的？也就是你這個心裏頭啊，盡發脾氣，就會做惡鬼去。

等這個畜生呢，怎麼樣做的？啊，這個畜生啊，就是愚癡，你要愚癡，什麼也都不明白，就會轉畜生。你看那個畜生啊，哎，牠為什麼要被人來支配牠？就因為牠愚癡，牠沒有人那麼聰明。說，我看見呢，有的畜生很聰明，那你可以就做那種畜生去啊！你很羨慕牠，你很歡喜牠，那沒有什麼困難的；只要你做畜生的事，就可以變畜生，一點都不難的。

「畜生」做的什麼事情？就是愚癡的事情。愚癡，你想，啊，這個事情不合乎道理，我一定要做它，我不管它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，啊，這就是一個無明，無明現前，就變成愚癡，所以這樣子，就會啊，變這個畜生。這是三惡道的，就從這個貪瞋癡這去的。

那麼三善道，從什麼那去的呢？從善功德那去的。善功德，你要做善事啊，就可以做人。人呢，看你做的善事大小，多少；你做的多，善事做的多，啊，就可以呀，做煤油大王啊、汽車大王啊，或者是金大王啊、銀大王啊、鑽石大王啊、房這個子大王啊、地大王、天大王，做這麼多大王，你要是

啊，做這個善事。

你要是做功啊，立功，立功啊，有的地方你知道它是功，你立了；有的地方你呀，它不是功，你以為是功，也立；啊，好像去殺人，這幫國家打仗，這就是阿修羅的法界。阿修羅法界，就去啊，和人鬥爭去，鬥爭，鬥爭啊，他以為鬥爭勝了，這就有功了，所以呀，啊，就做修羅。

這「**修羅法界**」，在天上也有修羅，人間也有修羅，畜生也有修羅，惡鬼道也有修羅，這個四道裏頭都有阿修羅。畜生裏頭怎麼有修羅呢？你看那個畜生，有的牠專門要欺負其牠的畜生；有那馬吧！做害群之馬，一群的馬，啊，牠不是踢這個，就是咬咬那個，這叫害群之馬，那就是修羅。在人裏邊呢，啊，你沒有麻煩，他給造出來一個麻煩；沒有麻煩，他弄出一個麻煩，這也就是修羅。這修羅啊，就是好鬥爭的。

他呀，有天福，沒有天權，也沒有天德。天上有修羅，這個修羅又叫「無酒」，他沒有酒喝。說那我可不修羅，我就歡喜喝酒，做修羅沒有酒喝，所以我不願意做修羅，那是最好的。那麼你不修羅，你要先不要發脾氣；你要有脾氣，那就是修羅法界。

所以你想不做修羅，首先要不發脾氣，要啊，「性如灰」，那個性情好像那個灰似的，裏頭沒有火；又可以「性如水」，好像那個水似的，啊，誰渴了就要飲水，這是啊，水也柔和，它不硬；又要「性如棉」，像那棉花那麼柔軟，啊，所以誰冷的時候啊，都要穿棉衣服了，就對人有好處，那就不會做修羅。說那做人的衣服，那我也不願意；啊，比喻，不是真去做衣服，修羅法界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7

那麼這個「**天法界**」，一般呢，不明白的佛法的人，以為生天這就是啊，到極點了，喔！到了天國樂園，啊，親近天主。其實這個天主，啊，他在佛教裏只是一個護法，在佛教裏這個天主啊，不要說他這個什麼不大？就連坐的地方他都沒有，他要再站著。有人說，那我不相信天主給佛站著，你不相信？那你就試一試，你就信你的天主去，你就不要信佛，這有什麼關係。

那麼不懂佛法的人，他認為天主啊，是最高了；其實啊，在佛教裏這個天主啊，就是一個地保官。這個地保官呢，他管一般老百姓，他就說了，說啊，我是你們最大的，再沒有比我大的，這個世界上啊，啊，沒有比我再

大的，我管著你們，你們都要聽我的招呼。因為他是一個鄉下的地保官，這一些個鄉下佬，這個鄉下人，都不知道啊，文化是個什麼？也都不知道啊，啊，佛法是個什麼？所以呀，也不認字，就聽這個地保官的指揮，說，喔，他就是我們的主啊，我們常常要接近這個主。

那麼這地保官有一次去見了市長，啊，見了市長他又要鞠躬，又要作揖的，但是沒有人看見，就他自己去到那個地方，那麼所以他這些個老百姓也不知道還有市長管著他。那麼他要去見總統呢，啊，他更要客氣了。總統叫他坐下，你請坐了，啊，他說不要了不要了，我在這站著可以了，就這樣子，我站著已經覺得很光榮了。

這個天主呢，在楞嚴咒裏邊那有一句叫「南無因陀囉耶」，那個因陀囉王啊，就是這個天主。所以呀，你們認清楚他，你以後見到這個因陀囉，他若說他是因陀囉王，你說，哦，你就是天主啊，問問他！他一定面都會紅了，說，啊，是的是的！

那麼這是天法界也是無量無邊，天不是一個天主，很多天主的。這個天主啊，原來她是個女人來的，所以呀，有三十二個女人，幫著她一起造這個佛像，造這佛像，給這個佛呀，裝金，貼上金身，以後所以呀，果報，得

到去做天主去。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那麼她現在還是做她的天主。

多久以前呢？那是有幾萬萬萬萬年，幾百萬萬年也不止了，所以呀，這個你不要像那個歷史學家去，我一定要追究，研究，啊，有什麼證據？沒有證據！這不過就我現在對你這麼講，你不信嗎？哎，我不高興你信，這是我說一說，你信不信都沒有關係，因為什麼呢？你信天主也是天主；你不信佛也是佛，不會有一個增減的。所以呀，這天法界很多，現在呀，說不完那麼多。

有「聲聞法界」，聲聞呢，就是阿羅漢。阿羅漢呢，有初果阿羅漢、有二果阿羅漢、有三果阿羅漢、有四果阿羅漢。說有沒有五果阿羅漢？好像有一次我給人講，講這說有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啊，有一個很這個投機的人就說，哦，我知道啊，這個五禪呢，是特別又高一層了，五禪特別又高一層了，他造出五禪來。那麼這個阿羅漢只可以證到四果。

初果呢，他斷這個八十八品的見惑，八十八品斷了。怎麼叫見惑呢？這個對境起貪愛，就是見惑了；也就是你見到什麼境界，就被這個境界轉了，這叫見惑。對這個境界，生出一種貪愛來；啊，好像你見到一個很漂亮的汽車，你就想，哎，我得想法子也買這麼一部汽車，啊，坐到裏邊，嘆、

嘆、嘆，啊！就跑的很遠，不用走路了，這就是啊，起了貪愛了。

起了貪愛，這就叫見惑。你若對這一部汽車，不起這種的妄想，不打這種妄想呢，就沒有見惑了，你見惑沒有了。這個汽車是這樣子，甚至於飛機，啊，這個亮的房子，美麗的房，美麗的house，或者美麗的衣服，或者美麗的東西，總而言之包括一切，不用說明白，你自己明白就得了。總而言之，你見到什麼，你生出一種貪心來，說，哦，這個放不下，啊，甚至於睡覺也睡不著了，想這個，這個是什麼？美麗的東西，啊，這個，啊，真是太好了！哦，就這麼一想，啊，想這個境界，對境起貪愛，生出一種貪心，生出一種愛心，這就叫啊，見惑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08

迷理起分別，這就叫思惑，迷，就不明白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就生出啊，一些個妄想的分別。譬如，說，啊，這個講華嚴經，這個華嚴經，講不錯，恐怕不是這樣吧！我不應該相信的，我應該信我自己呀，不應該信華嚴經的！哎，清涼國師他有十事自勉，那是他的事，不過那麼講，嘿，他也不一定是這樣子，這就叫迷理起分別了，分別是這樣子，不是這樣子，啊，又是，啊，講的是真的，是假的？這就叫迷理起分別，這就叫一個思惑。

初果聖人，初果聲聞，斷了八十八品的見惑了，見惑有八十八品，有八十八種；思惑呢，有八十一種，八十一種思惑。啊，說，我沒有看見那麼多；你不單沒有看見，你連聽見都沒聽見，你怎麼會看見呢？是不是啊！所以這思惑有八十一品。

證到二果阿羅漢，這個思惑都斷了。證到三果，斷這個塵沙惑。塵沙惑呀，就像這個微塵呢，和這個沙呀，那麼多的惑，那很細的粗惑細惑，這思惑也就又叫細惑。這個證到三果，斷塵沙那麼多的惑，塵沙那麼多不明白的事情都斷了，都明白了。啊，說，那不錯啊！不錯，你就試一試看，就來往前修行。

聲聞法界之後，就是緣覺法界，怎麼叫聲聞呢？因為他聞佛聲音而悟道，修「四諦法」，苦、集、滅、道。那個緣覺呢，就是修「十二因緣」而悟道的。在有佛出世的時候，就叫緣覺；沒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他修行開悟了就叫獨覺。這種的獨覺，他自己呀，住到深山穹谷去，看這個萬物的生生滅滅，他開悟，這叫啊，獨覺。那麼在過去獨覺之後，就是菩薩，菩薩法界。

菩薩法界，他是啊，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、自覺覺他，啊，他呀，行這個六度萬行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他修這個六波羅蜜法。這波羅蜜呀，是印度語，翻譯過來這個意思就叫「到彼岸」。

什麼叫到彼岸呢？就是啊，好像過海似的，從三藩市到屋崙那邊，這到彼岸了；現在有這個橋，在橋上走，不需要搭船。那麼這個到彼岸呢，也就是啊，做什麼事情做完了，做好了，這就到彼岸了。啊，好像你肚子裏邊餓，吃飽了飯，啊，不餓了，到彼岸，這是一個淺近的比喻。你要渴了，啊，渴了，飲一杯汽水，或者飲一杯牛奶、或者飲一杯果汁，那個橙汁啊，或者什麼，啊，這是不渴了；不渴就到彼岸了，到彼岸就是這個。

那麼現在布施到彼岸，因為布施，以前沒有布施，現在我布施了，哦，到彼岸了。以前沒有持戒，現在持戒了，啊，持戒到彼岸了。以前沒有忍辱，我現在忍辱了，這也到彼岸了。以前沒有精進，我現在精進了，這也是到彼岸了。以前沒有禪定，我現在修禪定，也是到彼岸。以前沒有修智慧，我現在修智慧，這也到彼岸。

菩薩呢，就是啊，修這個六種六種波羅蜜，六種到彼岸。他對自己，要利益自己，他又要利益他人，這叫自利利他；自度度他，自己要度自己。所謂：自性眾生誓願度，這菩薩常常發這個願，自性煩惱誓願斷，自性法門誓願學，自性佛道誓願成，他願意度自性。那麼度自性，也就啊，隨著也要度他了，因為他和自己呀，是有互相啊，關係的，互相關係的。

為什麼佛要度眾生？就因為眾生都是佛，不過眾生不知道，佛呀，就要說明白了，這個佛法，令眾生啊，都成佛。菩薩呢，就是依照這個佛法，來教化眾生的，所以呀，他自度度他，又自覺覺他，自己覺悟了，他想，啊，這覺悟了是不錯的！啊，什麼都明白了，豁然貫通了，也沒有無明了，也沒有煩惱了，喔，真是妙到極點！啊！這個境界真是不可思議！

咦！我一個人得到這個境界，沒有什麼用啊！我應該呀，教我所有的這一些個，啊，同類，就是人，都啊，得到這種的不可思議最妙的境界。於是乎啊，啊，他也不留戀在這個妙的境界上，就去啊，啊，忙的不得了，天天呢，要教化眾生，要度眾生；他要令眾生都同得到這種的覺悟，所以這是菩薩的發心，菩薩法界。

那麼菩薩也是從心裏呀，做成的；聲聞、緣覺都是從你的心，做成的。譬

如你心裏呀，願意做菩薩，你就行菩薩道了；你若心裏，唉，菩薩道啊，我才不願意做這一套呢！這個菩薩道盡自己吃虧，那我是不願意吃虧的！啊，於是乎就不願意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的人，就是發大菩提心，以這個法界心，修法界行，行法界的這個道，所以呀，發大菩提心，這是菩薩。

Preface-010

那麼其餘還有一個法界，就是什麼呢？就是佛了！佛呀，是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。他德行也圓滿了，修行也圓滿了，一切一切都圓滿了，啊，所以呀，成佛！**佛是什麼？就是個人嘛！**不過他這個人呢，返本還原了，啊，明白他本來的面目了，找到他自己的這個家鄉，那麼這樣子所以成佛了。

佛成佛，最先就是說的這個大華嚴！就說的華嚴經。這華嚴經，他說了二十一天，三、七日。在佛說這華嚴經的時候，不是啊，他這個報身說的，是他這個法身說的，現這個毗盧遮那佛相，來說這華嚴經。

在佛說華嚴經的時候啊，這個二乘人呢，就看見佛在那入定，沒有說法；這個法身大士，才看見呢，佛在那說法呢！啊，二乘的人見到佛啊，還是那個一個老比丘相，就是丈六的老比丘相，在那坐，打坐。其實啊，他在

那打坐，正是現這個清淨法身，說大華嚴經呢！可是二乘人呢，雖然有眼睛，看不見盧舍那，盧舍那佛！雖然有耳朵，也聽不見呢，這個佛的聲音。佛那時候，現出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！圓滿報身盧舍那佛！

這盧舍那佛啊，有多大呢，有多高？有一千丈那麼高，千丈盧舍那！跟這個法身呢，是徧滿一切處的。佛現千丈盧舍那的身，這個菩薩都看見佛在那說華嚴經呢；這個羅漢呢，就看不見。我們現在既不是羅漢，或著是菩薩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現在看見華嚴經了，我們也能聽啊，建華嚴經這種法了；或者在過去啊，種這個菩薩的因，所以才有這種因緣呢，聽這個這種大法，大教。那麼這是啊，十法界，這法界有十法界。

那麼分開有十法界，合起來呀，就是我們現前這一念心；我們這一念心，就是徧滿十法界，所以才說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三世一切佛，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三世一切佛。啊，你知道三世的佛怎麼樣成的？你就應該呀，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！

我們現在來這參加這個暑假講修班，佛學講修班，你怎麼來呀？說我啊，買了一個飛機票，坐著飛機就飛來。或者我買了一個bus票，啊，那麼這

個巴士就把我運來了。或者說，啊，我自己用我這個那個老骨董的車，走了幾天走來的。都不是，你們這都錯了。

什麼呢？怎麼錯了呢？**你是你心來的**，你心裏想，喔，這個中美佛教會，有一個暑假佛學講修班，啊，第一個九十六天，第二個大約也是九十六天，第三個也是九十六天，那麼這個第四個呢，這個期間縮短了，大約很容易的，啊，我去參加呀，這個講修班試一試看。啊，到那個方就是幾個禮拜嘛！再困難也可以受得了這苦；於是乎，就說，哦，去，去了！

那麼你心裏想去，現在就來到了，來到了，就做這個華嚴佛學講修班的學生，這是不是一切唯心造呢？這就是啊，唯心造出來的。你要心裏不想來，你就有飛機也沒有用，啊，有輪船也沒有用，有巴士，有火車，都沒有用；你心裏不想來，你根本就不邁步；一步不邁怎麼會來的，所以呀，這是一切唯心造。

那麼**心是什麼？**說，心就是心嘛，還是什麼？心呢，我告訴你，就是這個法界！現在不說其唯法界歟！這不過換個名稱，就是其唯汝心歟！就是你的心嘛！說，喔，原來法界，我以為法界很大的，你看，現在就是變成我的一個心，我心很小的嘛！嘿嘿！你心裏小？你方才聽，沒有聽見這個十

法界都是現前一念心，你的心怎麼小啊？你的心比虛空都大，啊！比這個天地都大，不過你不會用它。你的心，是**大而無外、小而無內**的；啊，不過你就知道啊，你有那一個小「心」，你那一個心像一粒微塵那麼小，你境界太小了；你要境界大，就知道你有個大心了！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1

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；窮理盡性，徹果該因。汪洋沖融，廣大悉備者，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。

「剖裂」：剖啊，就是把它拿刀啊，割開它。啊，好像那一個龍眼，就那桂圓；那桂圓，你把外邊那個殼給拿走了，那叫剖了，剖開了；裂，啊，你這一剖，它就裂開了，裂開。剖裂什麼呢？剖裂「玄微」：什麼叫玄微呀？這個玄微呀，玄，就是玄妙；微，就是精微；既玄妙，又精微，啊，這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法界，就是前邊所說的那個法界。

前邊那一段文，那是說的一個標舉宗體(標，就是目標的標；舉，舉起來)；舉起來這個宗旨的體，這個宗體。現在這一段文念的，這叫啊，別歎玄微，特別的讚歎呢，這種玄微，玄微奧妙，太妙了！剖裂玄微，就是把這個不

可思議的境界給剖開，給打開了，剖裂玄微了。

「昭廓心境」：這個昭，和那個有四點水在底下那個照，差不多的意思。不過這個昭呢，是明，明的意思，就明白了。這廓，廓是什麼呢？廓大，張開，張小使大。這個本來是很小的東西呀，好像這把扇子，這是最好的一個比喻，你看這個扇子才這麼小，啊，張開了，張開，這就張開，本來很小的，把它張開很大。又好像那個什麼呢？那個傘，那把傘似的，那把傘呢，是平時你當一個很小的棍子，你要有雨天，你把它一打開，啊，它很大，這叫張開了，張開那個傘，傘叫unbrella。那麼把它張開，它就大了。

那麼這個張開什麼呢？**心境**！清涼國師啊，知道我們這個心境都是很小的，very small，一點呢，就放不下了，誰說你一個好，你抱著這個好，就跑了；誰說你一個壞，你就啊，啊，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了，嗯，眉頭就皺起來！你看這個境界怎麼能修行？或者被人罵了一頓，也就覺得，啊，要發神經的樣子；啊，或者被人譏謗一頓，啊，就覺得很不高興。這都是啊，什麼道理？就是因為沒有昭廓心境，這個心境太小了，心境太小了；你若能昭廓心境，剖裂玄微，昭廓心境。

「窮理盡性」：這個窮理呀，盡性，這是易經上的，「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」。那麼清涼國師，他啊，讀的書很多，所以我說他對易經很有研究，他就這個這篇文章用很多的這個文法，都是從易經上啊，抄來的，從易經上拿來的。窮理，窮，就是啊，沒有了，把這個理，就是妙理，玄妙之理，窮了，再沒有比這個玄妙的了；盡性，盡，也是了了；了，也就是沒有了；這個性也盡到極點。

怎麼叫盡性呢？盡性，盡人性，盡己性，並兼盡物之性。盡人性，哦，這個人呢，他就好去進到山上玩去；那個人呢，好去游泳，到水裏去玩去；那個人呢，就願意打坐；那個人呢，就愛吃藥；啊，這各有所好；那麼各有所好，你知道了，這盡性了，這盡人性。

還要盡己性，我知道人家了，我自己是個什麼人，我自己是不是一點定力也沒有啊？是不是一點智慧也沒有啊？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想發脾氣啊？盡想不高興啊？啊，咦，奇怪！誰叫我不高興的呢？什麼道理呢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喔，原來我這個無明這麼重！這把自己的性也盡了，知道自己了。喔，你不要這麼壞囉！要往好的路上走一走了！自己呀，就給自己做了參謀了，啊，自己給自己做了adviser(顧問)。

那麼人也知道，自己也知道了。啊，又知道物，物啊，這個茶杯也是個物，哦，茶杯就是喝茶的。那麼這個東西是燒香的，各有所用，各有所長，也都知道了，那麼這叫盡物性，這叫窮理盡性。

怎麼叫「徹果」呢？徹，是通達的意思；「該」：就是包括。徹，也就是啊，由這個果，就包括因，因也可以通到果那去，也就是所說的「**因該果海，果徹因緣**」(這個緣呢，就是動靜因緣的那個緣)。因該果海，在因地的時候，就包括這果地；果徹因源，在果啊，的時候，也就啊，通徹這個因，和這個緣頭。那麼這一部經，初發心便成正覺，在這個最初一念的發心，就成正覺了，就成佛了；所以這叫啊，因該果海，果徹因緣，它啊，就這樣的玄妙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2

「汪洋冲融」：汪，是啊，深的樣子；洋，是廣的，廣大的樣子。這個汪汪，啊，可以呀，說這個汪，就是汪汪，汪汪啊，就是很深很深的，不知道有多深，好像那海似的，就是海深的樣子。洋，洋是廣大的樣子，洋洋，是廣大的樣子，所以既深且廣，所以說啊，好像大海的樣子。

那麼沖，這個沖啊，可以當一個和字講；融，就是融通。這種啊，大方廣佛華嚴經這個道理，是既深又廣，但是它又啊，和、又通、又圓融，這個融啊，也可以說是圓融，也可以說是通融，融會貫通。融會，就是啊，把它都會合到一起了；貫通，貫通啊，就好像用線呢，把它穿起來一樣，貫而通之。

那麼「廣大悉備者」：廣大悉備，悉備，就是完全呢，充足的意思，就是沒有欠缺這個意思，也就是無欠無餘了，不少一點點，也不多一點點，正到好處。廣大悉備者，全備，完全呢，具足了。具足什麼呢？具足這個微妙不可思議的道理。

「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」：那麼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七個字，是這一部經的這個名字。這個經，有通名，又有別名；大方廣佛華嚴這是個別名，特別的就是這一部經啊，的名字；單單經的一字，是個通名，通通的都叫經，這是個通名，有通有別。

這個通名啊，就是大家彼此都叫人，中國人、外國人都叫人；這也就啊，無論這一部經，那一部經，都叫經，這是普通的一個名稱。那麼又有一個別名，別名啊，啊，人呢，各有其名；經呢，也各有其名。啊，姓張的，

就是張先生，姓李的，就是李先生，這是個姓；又有個名字，或者張大，或者李小，這都是啊，一個別名了。那麼西方的人，就是啊，或者又叫Steve，有的叫Stan，有的又叫Frank，有的叫這個名字，有的叫那個名字，這也是一個別名。

這個大，怎麼叫大呢？大，它這個體包虛空，它這個體呀，能把虛空都包了，沒有邊際，沒有邊際，所以叫大。

方，方就是個方法；這個方法，也就是這個法，佛法。佛法，是法門無盡，法門呢，無窮無盡，深如大海，這是方。

那麼廣，廣啊，這是橫豎；若按著橫來講，就是廣；那麼豎來講呢，就是大。這廣，也沒有啊，再比它再廣的了，這裏邊也就啊，包著，包括著，這個用也大、體也大、相也大；用也廣、體也廣、相也廣，這廣。那麼這是啊，大方廣這三個字，簡略的來講，就是這樣子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3

佛，佛是一個大覺的人，離覺所覺，怎麼叫離覺呢？我們這天天想要覺悟，

想要覺悟，這沒離開覺；他覺悟之後，就離開覺了，離覺所覺，所應該覺悟的，他離開了。說，那我也就說我離開覺了，我也就是佛了，哦，試試看！你可以做一個假佛。那麼朗然普照，這個智慧啊，朗然普照，離覺所覺啊，他那個智慧啊，比那個太陽光啊，都光明，普照一切。你若能普照一切了，才可以說離覺所覺；你若沒有能普照一切，那就不能啊，說離覺所覺了。

我前幾年遇到一個中國人，自己呀，就認為自己是開悟了，他說啊，哈哈，我以前呢，看佛教的書，看道教的書，看呢，醫書，啊，看這個所有的書我都看；現在我什麼書我都不看了，什麼書都不需要了；意思間就是他滿足了，什麼智慧都有了。我說你現在做什麼呢？他說，哦，我賣酒呢，我說，喔！難怪你什麼書都不看，你被酒醉了！啊，他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那麼這不是啊，說是，哦，我就是已經開了悟了，你開個什麼悟呢？怎麼樣開呢？好像那個鎖，鎖上了，你怎麼開的呢，那把鎖？喔，要有一個鑰匙，Box鎖上了，要有個key，可以open。你說是光鎖上了，然後就說開了，你怎麼開的這個鎖？把鎖打爛了，那不算開，那叫不講道理，像土匪似的，專門去把人的夾萬（保險櫃）給破壞了。

啊，**佛**呢，是離覺所覺，朗然智照，這是佛！

怎麼叫**華**呢？華，就是有芳香。什麼是芳香呢？德行圓滿了，用這個德行來莊嚴，有一股啊，異香，這叫華。

那麼**嚴**，嚴，就是莊嚴。以這個修行的功德，來莊嚴呢，這個十身，十種身。佛有十種身，所以呀，用這個修行的功德來莊嚴這十種的身，這叫一個嚴。

那個**經**呢，有很多種的意思，有這個湧泉義，又有繩墨義。什麼叫湧泉義呢？說這個經啊，就好像在地裏頭，湧出來一個水泉一樣，它是啊，源源而來，這個水呀，是不斷的，湧泉義。

繩墨義，說是這個經啊，講的是種種的規則，種種的方法，令人修行，照著來修行，就好像啊，這個做木匠的，用這個一個繩拉出來，打這條線，這叫繩墨義。拉這條線，或者是黑色的，或者是白色的，無論白色的也是繩墨，黑色也叫繩墨。這個墨，本來是黑色的，但是這個白色的，也可以代表白墨，白色的墨。那麼說白色不能稱墨，那你願意稱它什麼就稱什麼，這是繩墨義。

又有四種意思，叫貫、攝、常、法。怎麼叫貫呢？貫呢，就好像把它貫通起來，貫穿起來，用一條線呢，把這個好像這個，這叫貫穿起來，這個念珠，用一條線把它穿到一起，貫穿起來。那個經啊，從一開始到終了，這一個字一個字的，這也好像念珠穿到一起一樣的，這叫貫穿義，這叫貫穿所說的意思。

怎麼叫攝呢？攝，就是攝持所化的機。就好像吸鐵石似的，把這個吸鐵石一伸出去，這個鐵就都吸來，吸來，吸起來。攝持所化的機，你們現在有的在紐約來的，怎麼來的？這就攝來，被這個經攝來，攝持所化機。啊，說，我不相信，這是我自己來的；你自己來的，這是經啊，那個力量啊，把你攝來的，不過你自己不知道，這叫攝持，把你呀，像吸鐵石似的，從紐約就攝到這來了。

今年這個暑假班又有一個，我一個老朋友，我記得有一次到紐約，那麼給這位這個老朋友打個電話，他就去了，去了，和我去找來青年會，找地方住。那麼今年，那時候我找他，現在他來找我來了，這是什麼道裡？也就是被這個經典攝來的，他說，那我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可來了。這個就是說這個意思，你不要一定相信這個道裡，說這個道理你不要一定相信這個

道理，也不一定要是這樣子，現在你放下心了，不要和我辯了是不是。那麼這攝持所化的機。

怎麼叫**常**呢？常，是不變的。不單現在不變，過去也不變；不單過去不變，未來也不變；這是啊，從一開始到現在，它不變的，這叫啊，一個常。

怎麼叫**法**呢？法，就是啊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遵守這個方法，都遵守這個方法所以叫法，都照這個方法去做去；不論你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呀，是此方，它方啊，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，啊，上方、下方、東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東北方，這個十方三世，都要啊，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，所以叫法。

這個經呢，就有這麼多的意思；本來還有很多的意思，但是啊，我講多了，恐怕你也記不住，或者我已經忘了！哈，說是法師盡開玩笑！不開玩笑，哪有那麼多真話講？啊，你聽的是玩笑，就是玩笑；你聽的是佛法，就是佛法，這個不是說法師開玩笑；你若認為呀，這個沒有什麼道理，我講的有道理也沒有道理；你若認為我講的有道理，我講的就是馬馬虎虎沒有道理，你覺得都，啊，是不錯，是比我們這個幾位美國的法師講的好一點，是不是啊！就是這樣子。那麼這個經的意思是這樣子。

經又有啊，多少種的名字呢？這個經的名字有七種，七種立題，所有佛說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都不超出這七個名字。這七個名字啊，我不必講了，我相信呢，這個果意或者都記得，那麼你就給他們講一講好了，我也省氣力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4

故我世尊，十身初滿，正覺始成，乘願行以彌綸(ㄌㄨㄣˊ)，渾虛空為體性，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。

這是啊，「教主難思」。

「故」：當所以講，所以說，「我世尊」：我世尊，就是啊，佛！那麼清涼國師他啊，稱了我世尊，就是我佛！這個我世尊呢，可以說是啊，我將來也可以做世尊，一個講法；又可以說是我的世尊，我的世尊呢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！現在在這一段文上，是應該講，我的世尊釋迦牟尼佛！

「十身初滿」：佛呀，有十身。這個十身呢，等到經文上啊，會詳細的解

釋，就暫時在這啊，那麼先不講它，就是十種身。那麼初滿，初滿呢，就是最初圓滿的時候，得到這個十身的時候。

「正覺始成」：這十身初滿，和正覺始成，這個意思啊，都是一樣的；正覺始成，也就是十身初滿；十身初滿，也是正覺始成。正覺，啊，不像啊，其他那個外道那種啊，諸惡覺觀；他啊，外道也有覺，就是惡覺，不是正覺，是邪覺，邪知邪見；他也有智慧，但是啊，是邪智邪慧。

佛呢，是正智正慧，他在這個最初成佛的時候啊，啊，就三歎奇哉，他說，啊，奇哉！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；你看，他說啊，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。不是像其它那個宗教啊，說，啊，只有啊，我是真的，你們都是假的。佛不是這樣子，佛說，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。

這個眾生不單是人，就是非人，一切的畜生，餓鬼，乃至於在地獄裏受苦的眾生，只要他能啊，改惡向善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就可以呀，成佛的。啊，所以佛教它偉大，也就是這樣子。不是啊，單單，啊，只我可以成佛，你們不能成佛，不是這樣子；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正覺始成的時候，他啊，就看見呢，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。

「乘願行以彌綸」：乘，就是乘坐著，乘坐他這個願行。好像啊，我們乘船，坐船，搭船呢，啊，到什麼地方去，這叫乘船；我們要是坐車去，這叫乘車；我們要騎馬去，這叫乘馬；這個乘啊，就是乘坐。乘坐什麼呢？乘坐他的願行。啊，這個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所發的願行，是無量無邊的，所以說呀，彌綸。這彌綸呢，也是易經上的名詞。

易經上說，聖人造「易呀」，是根據這個天地的道理，所以這個道理呀，它是彌綸。這彌綸的意思，就是周徧包羅的意思，周徧，無所不周，無所不徧，周徧；包羅，包羅萬有，包括一切的森羅萬象，都在這個裏邊包括了，所以講彌綸。「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」。

因為他這個願力，是周徧包羅的，不是像我們發了一種願，啊，以為就夠了。這個釋迦牟尼佛啊，在因地發的重重大願，每一生，發一種願，每一生，發一種願，發願呢，願願都是成佛道，度眾生，這叫啊，乘願行以彌綸。

「渾虛空為體性」：這個佛呀，是和虛空一樣的，所以說，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」，說假設你若人呢，想要知道這個佛的境界，你

應該清淨你這個意念。像什麼呢？像虛空那樣子，好像虛空似的；所以才說渾虛空為體性，渾，這個渾，就是啊，渾融，融會貫通了，和這個虛空啊，合而為一了，渾合了；渾合啊，和這個虛空，啊，一樣的體性了。虛空，是沒有相貌的，沒有一個邊際；佛的體性呢，和這虛空是一樣的，所以說，渾虛空為體性。

「富有萬德」：這個萬德呀，是一個總相的一個名詞，其實啊，不只萬，甚至於萬萬德。那麼佛這種萬德莊嚴，富有萬德，他的富貴到極點了，這是萬德莊嚴。「蕩無纖塵」：蕩，就是啊，坦蕩蕩；蕩，也就是掃蕩的意思。你掃蕩，好像啊，我們這個講堂，有的時候就要清潔一下，要掃除；那麼若不掃呢，它就有一種塵了。

但是啊，佛呀，是富有萬德，蕩無纖塵，他沒有一點塵埃；富有萬德，就是啊，智慧圓明了；蕩無纖塵，就是業障啊，除盡了，業障啊，都空了，所以呀，這叫蕩無纖塵。這個塵呢，也啊，代表這個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；就是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沒有了，也就可以說是這個無明斷了，無明斷盡了，塵沙的煩惱也都沒有了，啊，把所有的這一切的不清淨的東西，都清淨無餘了，就沒有了，這叫啊，蕩無纖塵。

湛智海之澄波，虛含萬象，皎性空之滿月，頓落百川，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；無違後際，暢九會於初成，盡宏廓之幽宗，被難思之海會，圓音落落，該十剎而頓周；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。

這一段文，這是啊，「說儀周普」，說儀，就是啊，說這個經的這種儀式；周普，周，周徧法界。

所以才說，先說，「湛智海之澄波」：湛，是湛寂；智海，這個智慧呀，好像海似的，但是是湛寂，就是不動，啊，就是個靜；澄波，就是澄清的波浪，沒有什麼波浪，都沒有。沒有波浪，也就是啊，這個煩惱斷盡了沒有波浪，所以叫湛智海之澄波。

「虛含萬象」：好像虛空啊，包含萬象一樣，在這智海裏頭，所有一切的道理呀，佛都明白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「皎性空之滿月」：皎啊，就是皎潔，就是清淨的意思；性空，這個性啊，好像虛空啊，那個滿月似的。滿月，就是啊，十五那個月亮。「頓落百川」：這個百川呢，就是所有的有水的地方；頓落，好像虛空那個滿月，那圓圓的月亮，所有有水的地方，

都有那個月光。

所謂：「千潭有水千潭月」，這個潭，也就是這個川，就有水的地方。有水的地方，就有月光，在那個水裏頭。所謂：「一月普現一切水」，這一個月亮啊，普遍的在這個一切的水裏，都會現出來這個月的影，月的光影。

那麼是不是有這麼多的月呢？不是。「一切水月一月攝」，這是啊，永嘉大師證道歌上說的，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，所有一切的水裏邊的月亮啊，就是這一個月亮啊，來現出來的，攝照的。雖然有千千萬萬的這個水潭，現出千千萬萬的月光的影，但是啊，納個月的本體就是一個。

所以呀，這個皎性空之滿月，皎潔啊，這個自性的，好像虛空的滿月一樣；頓落百川，啊，頓落呀，(就是那個頓教的頓)，頓然間呢，都到這個一切的水裏邊去了。那麼眾生啊，心裏頭都有水，那麼佛性裏邊呢，就有月光，照到我們眾生這個心水裏邊。

眾生心水淨，啊，這個心若清淨了，心水清淨了。啊，菩提日日增，這個菩提一天比一天呢，就長的大，長的高了。所以這個頓落百川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眾生的心裏頭這個水若清淨了，這個佛啊，的光明，也就照

到我們這個心水裏邊來；我們若是心水沒清淨，啊，佛的性光也不能照我們。就好像啊，那個水池子，那個水若渾，月光就沒有了；那個水若清淨了，啊，在水裏就現出月光來，頓落百川。

「不起樹王，啊，羅七處於法界」：在這個釋迦牟尼佛說華嚴經的時候，就是在那個菩提樹下這個坐著說的，這叫不起樹王，那個菩提樹就叫樹中之王，這叫不起樹王，他沒有起來到旁的地方去，就在那個地方說的。羅，羅呀，就是羅列，羅列啊，七處，在七個地方啊，說這華嚴經。

那麼七處啊，說的華嚴經，說了九會，在有啊，啊，有的地方說了兩次的，有的地方啊，說一次，所以呀，這在七處說了九會。所以呀，說啊，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，七處。這七個地方啊，啊，有菩提場，有逝多林，有他化天，夜摩天，那麼今天呢，我相信這個七處九會講不完了，等明天呢，晚間來講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6

不起樹王，這個樹，就是菩提樹；怎麼叫王呢？因為這個菩提樹，比其它的樹都高，啊，它的根也紮的深，它的枝葉也茂盛，所以叫啊，樹王，也

就是這個菩提道場。在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所說的經典呢，三百餘會，有三百多法會，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說啊，到七個地方說的，說了九會。

第一會，就是在菩提場說的，就是菩提道場這說的。

第二會，和第七會，第八會，都在啊，這個普光明殿說的。

第三次，在忉利天說的。

第四次，在夜摩天說的。

第五次，在兜率天。

第六次，在這個他化天說的。

第九次：是在這個逝多林說的，逝多林，又叫啊，重閣講堂。所以啊，這叫七處，說了九法會；這七處九會，都是啊，在這個最初成道啊，說的。

那麼最初成道，他說了九會華嚴經，本來最後一會所在的逝多林也叫重閣講堂，是後來才修造的；在佛成道的時候，這個講堂還沒有呢！那麼沒有這個講堂，他怎麼能在這說華嚴經呢？這就是啊，要談到一個「妙」字上。

佛可以把過去的無量劫，搬到現在；把未來的無量劫，也搬到現在；那麼也沒有過去，也沒有未來，也沒有現在。所謂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為什麼呢？你說有現在，這也是個執著；你說

有過去，也是個執著；你說有未來，還是個執著。

你若沒有執著了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現在的不停；你說這是現在，啊，這個又過去了；你說這個是現在，這個眼前這一剎那間，又過去了；所以呀，現在的不停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未來的呢？還沒有來呢，所以這「三心了不可得」，這就是破人的一種執著。

那麼現在釋迦牟尼佛不起樹王，他啊，在這一個地方不起於坐，還是在這坐呢！而昇到啊，一切處去說法去，而能啊，徧一切處去說法。又能在一處，也不起於坐，也是啊，在所有的這個佛的國土裏邊，都坐在菩提樹那地方，不起於坐，而昇到一處啊，為眾生說法。

又可以說，他在這一個地方，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說法，他也不起於坐呢，他就能啊，到其它的世界去說法去。

又可以說，在一個處，他就可以徧滿，徧這個七處來說法。為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啊，能納無量劫為一念，延一念為無量劫，納，把這個無量劫納到一起呀，就是好像一念之間這麼長；啊，又能把這個一念延成無量劫，所以呀，就說，不起樹王，羅七處於法界，就在那坐

著，就到七個地方去說法，說的《華嚴經》。

「無違後際」：那麼照我們人的思想來看，啊，一定有前有後，後邊的呢，不能搬到前邊去，前邊也不能啊，把它搬到後邊。可是啊，釋迦牟尼佛他這個說法的妙處，啊，就不是凡夫所能知道的。

他啊，本來他在最初成佛的時候，就可以呀，現出來一個這個逝多林，在那說法，也就是啊，在那那叫重閣講堂，又叫嘛，野閣講堂，在野外呀，造那麼一個閣樓，這閣樓也有好幾層樓，這叫閣。在最初他成佛的時候，沒有這個講堂，他就可以現出來這個講堂在這講大華嚴經，所以這叫無違後際，他不違背呀，這後邊那個邊際。

「暢九會於初成」：他暢談呢，這九會，九次的法會，在這個最初成道這個時候，三、七，二十一天的時間。「盡宏廓之幽宗」：盡，窮盡；宏廓，宏，就是宏大；廓呢，又可以說是啊，空，又可以說是一個張，也就是啊，空的意思，又是一個張大的意思。這幽宗，這個幽，也就是一種玄妙的意思。啊，人人都看不見，這叫謂之幽，幽是啊，啊，很幽暗的。這個幽暗，不是啊，黑暗的暗，這是一種有一種妙處，這個妙處啊，人不容易明白，人不容易見著，也不容易呀，聽著；幽宗，這種的宗旨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7

「被(ㄉㄟ)難思之海會」：他這種的法一，可以教化，這個被呀，就是教化，也就是加被(ㄅㄟ)；加被，就是教化。教化呀，不可思議這種的這個眾生，不可思議，不知有多少這麼多的眾生。海會，海呀，就好像大海似的；會呀，啊，就是大家聚會到一起。

佛說《大華嚴經》，用什麼三昧說的呢？用這個「海印三昧」。佛說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入這「無量義處三昧」，說妙法蓮華經。那麼現在說這個華嚴經，啊，入這個海印三昧。

什麼叫海印三昧呢？這個海呀，是一個香水海，這個香水海呀，是澄淨無波的，一點波浪都沒有；啊，可是十方世界一切的色身，一切眾生的色身，都現在呀，這個香水海裏，就好像啊，用這個印，印到啊，一種物質上一樣。這個香水海，所有十方世界的一切眾生，有形有色的，都有一個影子啊，在這香水海裏，好像有一個印紋似的；用這個印，你印到紙上，有一個印現出來。那麼這個十方的眾生，都在這個香水海裏呀，都有一種印，印出來，所以這叫海印，海印三昧。這個所以呀，被難思之海會。

「圓音落落」：什麼叫圓音？圓，就是圓滿；音，就是音聲；這種的音聲，非常圓滿。佛說法，「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佛說法，天人呢，聽的，就是天上的語言；菩薩聽呢，就是菩薩的語言；阿羅漢聽呢，就阿羅漢的語言；啊，這個人聽呢，就是人的語言；畜生聽，就是畜生的語言；餓鬼聽，就是餓鬼所說的語言；地獄道的眾生聽，就是地獄裏邊所用的語言。所以呀，佛用一種的音聲來說法，眾生啊，無論哪一個種類，都明白這個法。所以這叫眾生隨類各得解，這就圓音落落；這個落落的意思啊，也就是一切的眾生，啊，一聽這個法就明白了，就好像落到他心裏了一樣，這個圓音呢，就落到眾生的心裏。

「該十剎而頓周」：那麼這種音聲啊，不是單單在一個國土，就是在其它的地方諸佛國土，也能聽見呢，這個佛說法這個音聲；也能啊，見到佛說法這個形相。也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那個虛空裏那個淨滿月一樣。那個淨滿月啊，在虛空，每一個人見著這個月，都是說對著他呢，說這個月光啊，正是照著我呢！

佛也是這樣子，佛呀，啊，在說法的時候，眾生看見他，啊，都是和佛啊，面對面那，佛給他說法呢！就和這個月光一樣的。所以這叫圓音落落，該

十剎而頓周，頓，就是頓然間，頓然間就周徧，包括這個諸佛國土、諸佛的剎海。十剎，這也就是一個國土的總的名，啊，其實啊，不只十剎，無量諸佛的剎海，都現出釋迦牟尼佛說法的這種的樣子。

「主伴重重，極十方而齊唱」：主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；伴，就是一切的大菩薩，就是伴；重重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這種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所以呢，叫主伴重重；極十方，極，也是到極點了；到這個十方的諸佛國土；而齊唱，在這個同時啊，都演說這個大華嚴》，講這個大華嚴經。

那麼這個七處九會，在每一個諸佛國土裡邊呢，都現出這七處九會，就其它的世界，都現出這個七處九會這種的境界，這種的不可思議的說這個大華嚴這個法，所以呀，極十方而齊唱，同時啊，來宣說這個經典的道理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一 Preface-018

這個序文呢，講到這一段文上啊，這個有人呢，又起了懷疑心，起什麼懷疑心呢？說，法師你前幾天講，佛說華嚴經的時候，二乘的人呢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；今天又說，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這豈不是啊，前後矛盾了嗎？這個道理講不通了嗎？不錯你這一問呢，問的很有道理。

可是這個道理，只是你自己啊，這麼樣想。我已經講過，說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，你還這麼樣想怎麼樣可以呢？雖然說二乘不見不聞，這是因為，緣沒有成熟，所以呀，他不見不聞；等緣成熟的時候，不單二乘，就是啊，三乘，四乘，都可以聽見了。什麼叫三乘？噢，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是三乘。什麼叫四乘呢？再加上佛，就是四乘，都可以聽見。

有這麼一句話，說是啊，「天雨雖寬，不潤乾枯無根之草；佛門廣大，難度少緣不善之人」，這個天上下雨，也就好像這個佛法似的，你大樹就得大的滋潤，小樹就得小的滋潤；可是那個草要乾了，也沒有根，這個雨想要滋潤它，也滋潤不了它。佛門廣大，這個佛的門呢，是很廣大的；難度，啊，沒有法子度少緣不善之人。少緣呢，就是這個和佛沒有緣。

所謂：「當面錯過」，當面，就對面錯過去了，不認識佛；「交臂失之」，這個當面，對著面；交臂，啊，兩個人本來這個手可以拉著手了，但是他又錯過，也失去這個機會。所謂：「對面不認觀世音」，那觀世音呢，就在你對面，你念觀音、拜觀音、啊，誦觀音，見到觀音，你不認識觀音。我沒有見到過啊？我見到我就會認識了！啊，你天天都見，你天天不認識？觀世音菩薩認識你，你不認識觀世音菩薩，這個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你不善呢，這個人呢，佛法佛門雖然廣大，這個不想往善了做，不想往好做的人呢，沒有法子度他。所以呀，啊，有的人學佛法，學學就跑了，這就是啊，好像那沒有根的草似的，啊，雨呀，沒有法子來滋潤它，學佛法也是這樣子。那麼你現在知道了，**見和聞這都要有一種緣**；若沒有緣呢，啊，就想見，也見不著的。

所以你們各位現在到這個中美佛教會，這個暑假講修班，這我們大家都很有緣的，遇到一起呀，啊，來研究佛法，這是你說多快樂的一件事！多應該高興的一件事！啊，所以你看，離這四、五十miles(哩)，都到這來聽，啊，這是我真高興！

不過我每天晚間講啊，啊，可是呢，我可以講，上次由上禮拜講到今天，就講一個禮拜了，每天晚間都講。但是啊，我發現有的人都不能每天晚間都在聽，有的大約要有一個晚間呢，或著去看看電影啊，跳跳舞啊，啊，或著到海邊上去看看釣魚的，自己雖然不釣魚，也看看人家釣魚，過一過這個釣魚的癮，哈，那麼所以呢，有很多人呢，都沒來。我想啊，我還要躲懶一天，在禮拜六啊，我來休息；那麼你們各位想要休息呀，也可以呀，有一個機會休息。

不過在這學佛法這個的人，我們堂裡的人呢，在這住的人呢，就沒有法子休息，因為不能跑，我們這個門呢，常常是關著，跑也跑不出去，所以呢，還是照常你們研究；在禮拜六這一天呢，我這個下個禮拜六就不講。那麼以後看看若是人人都來到這還等著我講，那麼來齊了再講，來不齊呀，禮拜六就不講，今天呢，對大家講一講。

本來這個禮拜六我也想休息，但是沒有講，我因為上個禮拜天說，每天晚間我都可以講，那麼我現在也是滿我的願，這一個禮拜呀，是滿願；那麼下個禮拜啊，就要晚說一天；我晚一天可以的，但是這個做徒弟的不能晚，這個那天晚間還是由果寧講多一次，講你這個因果了。